



2

那些反對的言論，決定，提出強生致力於，不變成爲紙上的空文。

同志們，當中央的「七七」宣言上會正續指出偉大的抗戰是處在空前困難的時期，我們這區如不克服官僚主義，不與廣大羣衆保持更密切的聯繫，不進一步的發動三大羣衆的積極性，要想克服將來遇到的新的困難是不可可能的。因此，邊區黨委會號召全邊區的黨員幹部，高舉起自我批評的武旗，正黨的開展反官僚主義的鬥爭，看那個地區那個工作部門，那個幹部，不開展自我批評，不

的，老百姓的眼睛不到屁股上，
地窖裏藏出他最後的積蓄，
把米一把鏹
當粥湯，送官賣人
不區于唱之外，
俄方
寄來了
一片無上珍貴的安撫。
說八路軍強而不華，造反作怪，
竊，真什麼不見一個傷兵回來？
一九四〇、七、廿。

青
江。

但事實上是大國者而，正據行爲，
痛苦間，更恰當說，是一種迫切的要求，
要求在文化食糧上有一種調劑——來
一點文藝之類的讀物。大家同時似乎都
感覺到的，單指望從那裏滿足頭個要求
是靠不住的，也祇本「自力更生」的精
神以求解決。因此，需要更多人來寫，
而意既無限制，大家也都有些寫的，
可是由於「抗戰八股」在全國普遍流行

1992-1993

抗戰最後勝利一樣的，它本身是一個奮鬥的過程。如果真正想在詩的方面努力多寫是必要的，如一言即想感情，豈能即刻傳授給別人，這還渴望着，是最該求的。而且，詩絕不是一些口號的堆砌，如果是寫寫宣傳什麼，不妨多弄些口頭詩（宣傳詩莊內）。既寫為軍某開讀，也是偶而發生一些些的功績；至詩也不是散文的發揮，如我們經常看到的，好假照一篇散文的體裁，上一句是國策，下一句是東坡（一路騎馬西坡一鞭鞭，岸得

甲發裏，甚至於形成一種非此之楚的偏見，以為文章只此一種寫法，文章裏只要把這些內容寫上，也一定是好文章，好像除此而外一切已無可寫，即或要寫，也覺束手無策。接着有人呼喊要打破這個甲發，許多青年也是漸的發覺自己是被幽禁在這個甲發裏，開始明白，藝術並不等於政治，前進的作者，應該突破馬列主義……但學馬列主義者……不一定就能寫好文章。究竟怎樣寫，怎樣才能寫出一個甲發呢？我想這個問題的解決，對於發展根柢地的文藝運動，不無重大關係。但是好像有些文藝工作者，尚未嚴重地注意到這個問題，每筆用之於急於創造「抗戰紀念碑」的心血比比用之於這方面的力量要差。如果單是預備於自己的成名，那更未免對文化有罪。我想大家應該是在這方面多多注意注意到青年的發展教育，試對自己創作「抗戰紀念碑」並無助益。

不四合起來又不是一個好散文。東西太多，怕無甚好處。

記得在中學時代，寫小說之風，盛於一般青年之中時，有一次國文老師重的告誡大家，大意是說：『大家學多多練習這些散文，散文在結構上與文句上都比較隨便自由，小說因為更受藝術性（包括文字技巧與生活經驗！）的嚴格限制。學不好散文，更不學小說，硬學亂亂，是一種精神上的費呀！』而詩我想比小說更難些，這是教養了，說來雖然未必過時，不過總在延安正在大大的提倡寫小故事，似與上述之意見不無相同之點。

自然，這話是對練習寫作的一般而言，至於已有素養的詩作者，詩人，正因為要克服一種精神上的浪費，需要更多多拿出自己的匠心之作，使作品上來提高青年人對藝術（詩）的要求，這當然是更重要的。

新華書店晉西北分店爲
徵求新華日報訂戶啟事